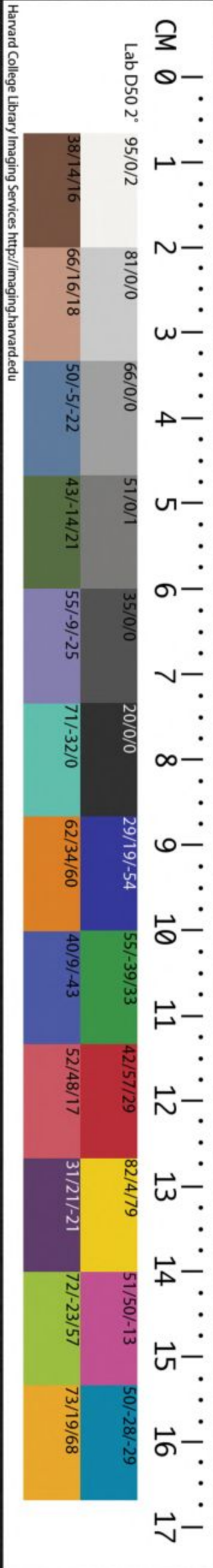


T 2512/8193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LIBRARY
77 Avenue Louis Pasteu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三十六

東吳後學金爍編集

晉

丙寅 未興三年 歲次 月 光熙元年 ○ 成晏平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 晉太宰顓殺張

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通鑑曰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顓令奉晉主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顓乃止及劉喬敗顓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尹氏曰張方一死不足以盡其罪蓋正王誅然在顓則不得而誅之也彼其以桀黠之資所以敢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印

行稱亂殘虐屠戮廢儲后劫天子者誰實使之然哉及事窮勢蹙乃誘其帳下使殺之是豈得為天討邪夫亂臣賊子法所當誅若已使之已殺之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况顯實非能殺張方以正其罪止欲借方首以求成於越耳故特書顯殺以表之所以見方固當誅而非顯之所得誅也若槩以書殺論之則失其旨矣

三月五苓夷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通鑑曰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疆盛遂圍州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夏四月晉東海王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晉主東還

通鑑曰拒弘等於胡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敗其兵於霸水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三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弘等奉晉主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越顯保城而已

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地燃可以爨○壬辰日光赤如

血○六月晉復羊后○李雄僭號于蜀國稱成是為後蜀居成都

通鑑曰雄即帝位國號大成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為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晉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

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

通鑑曰越以庾敷為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郭象為主簿阮脩為行參軍謝鯤為掾散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鼓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晉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通鑑曰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
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
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留公一紙書賢於十
部從事辛舟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卒謚曰元

九月晉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苟晞

擊斬公師藩冬十月晉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于鄴

通鑑曰祁弘之入關也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
馬郭勣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
士欲赴公師藩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晞亦擊斬
藩十月虓卒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
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越召為軍
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賊也近則汙人及至越
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
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
軍國之務悉以委之劉氏曰於是劉輿矯
詔不書書誅重罪穎也及賊人得而誅之

十一月晉主中毒卒在位十六年太弟熾立是爲懷帝尊羊后

曰惠后立妃梁氏爲后

通鑑曰晉主食餅中毒而殂或曰太傅越燻之也羊后
自以於太弟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
華混露板駢告越召太弟入宮即位尊后曰惠皇后立
妃梁氏爲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
與群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即傳宣歎曰今日復見
武帝之世矣胡氏曰占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
獨晉惠中毒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
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讐近侍無矯處之衆
而諸王交鬪各已衰謝餅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
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
歸獄矣尹氏曰嗚呼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故必有堯舜之聰明乃能知朱均之不肖舉天下而授
之舜禹此二帝所以爲萬世之聖人也晉惠庸愚人皆
知之晉武溺於所愛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

亂交作四海分崩綱目於惠帝之事初無貶詞然今年書弒太后明年書殺太子又明年書遷帝于金墉書廢皇太后太子至於又奉帝討張方越奉帝征穎張方遷帝長安祁弘奉帝東遷莫不悉書于冊於此見晉惠之爲君動輒制於他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爲主特一木偶人而已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是皆庸愚之故也夫以漢質帝之幼冲食餅中毒尚能急召大臣了了言之故綱目得以正梁冀之誅今晉惠歷年許父乃莫能一言雖或者以越之所爲然綱目不明其故直以中毒書之蓋欲使後人知其庸繆雖其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戒有國者置嗣不可不謹賢愚不可不察此聖人公天下之道也

十二月朔日食

劉氏曰於是一歲日三食世道何如哉綱目書一歲再食二十有五一年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

晉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顥

通鑑曰太傅越以詔徵顥爲司徒顥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尹氏曰顥穎煽禍天下傾覆故雖假手於人皆正其誅

有人兼男女體○晉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通鑑曰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寺焚燬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晉

熾永嘉元年○丘氏曰晉懷有謚非帝協帝禪之比不能自立而爲夷狄所辱不死社稷而奴事夷虜其視失地者爲尤甚焉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晉以太傅東海王越輔

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群盜王彌寇青徐

通鑑曰初拔豎令劉伯根及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群盜至是寇青徐殺太守宋熙龐伉降漢

三月晉陳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

通鑑曰敏刑政無章子弟凶暴榮已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今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上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見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將軍劉隗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隗遣揚州刺史劉機等討敏敏使弟昶將兵屯烏江宋屯牛渚玘密使敏司馬錢廣殺昶囚勒兵朱雀橋東敏遣甘卓討廣榮玘共說卓曰敏敗必矣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帥兵萬餘

拒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走追斬之夷三族傳首京師詔徵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逃歸

西陽夷寇江夏

通鑑曰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蔣義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口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善之

晉立故廢太子覃弟銓為太子○晉太傅越出鎮許昌

通鑑曰晉主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晉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事○夏五月有鷲出地中

晉史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鷲出地中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群盜汲桑羯胡石勒陷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兖州太
傳越遣荀晞討之

通鑑曰公師藩既死桑逃還苑中聚眾聲言為成都王
報仇以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
騰資用甚饒性吝嗇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
尺以是人為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
兖州越使晞討之勒晞等相持數月大小三千餘戰互
有勝負丘氏濬曰五湖亂華羯其一也後趙起于此

秋七月晉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建業

通鑑曰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
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父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日
出觀禦導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
顧榮等見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

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
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
軍祭酒卞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越張闢孔衍皆為掾
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
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
引觴覆之
於此遂絕

晉荀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于劉淵

通鑑曰晞擊破桑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人所
殺勒奔樂平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
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
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
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
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胡部大張曾督等擁
眾壁于上黨石勒往說之與俱歸漢
漢劉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

九月有星如日

晉史曰辛亥有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

冬十一月朔日食○晉以王衍為司徒

通鑑曰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縱酒廢事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晉太傅越自為丞相領兗州牧徙荀晞為青州刺史

通鑑曰初越與晞親善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為青州刺史越晞

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王彌及其黨劉靈降于劉淵

通鑑曰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與王彌俱降漢

慕容廆自稱鮮卑單于于遼東

是為前燕居棘城

○拓跋祿官死

通鑑曰弟猗盧摠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咸未嘉二年春三月朔日食○劉淵將劉聰據太行石勒下趙

魏王浚擊勒破之○二月晉司馬越殺故太子覃○夏五

月劉淵將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

通鑑曰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執遣純將兵衛京師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遂至洛陽王衍督軍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而東衍遣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平陽劉淵遣侍中郊迎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劉氏曰書入衛何予義也於是王衍督師純募勇士突陳王彌大敗衍復使王秉追敗之不書書純予義也書入衛始此

秋七月劉淵徙都蒲子○冬十月匈奴劉淵僭號于蒲子

國稱漢○十二月劉淵將石勒劉靈寇魏汲頓丘

通鑑曰勒靈帥衆三萬寇三郡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

成尚書令楊褒卒

通鑑曰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賣金邪雄謝之劉氏曰僭國臣爾其卒之何封賢也苟賢矣雖僭國必錄之

宋嘉三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尹氏曰去年日食正旦今茲熒惑又犯紫微是時國柄有越而天變如此書之以見天心仁愛雖亂世亦未嘗無告戒之意耳越等尚可樂禍而不知惧乎劉氏曰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記大異也熒惑犯紫微異矣而見於三朝甚大異也故詳之問一歲而帝遷變不虛生信哉

劉淵徙都平陽

通鑑曰漢太史令宣于脩之以星變言於其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

請徙都之
淵從之

三月晉以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通鑑曰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初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晉司馬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晉主舅王延等十餘人

通鑑曰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晉主之為太弟也與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晉主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晉主之側付廷尉殺之晉主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曾侍晉武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

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曰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及永嘉末何氏無遺類司馬公曰曾譏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尹氏曰是時海內大亂胡羯滔天上下相與協力扶持猶懼弗濟而越之所為乃爾何哉故書入則見越之無君書殺則見播等之無罪書中書令帝舅則見大臣貴戚之不自保然則越之罪為何如哉剖棺焚尸猶為幸也

晉太尉劉寔罷就第

通鑑曰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劉坦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宜聽寔沂守詔寔以侯就第

晉以王衍為太尉。○司馬越使將軍何倫領國兵入宿衛。

通鑑曰：越以頃來興事，多出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將軍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劉氏曰：此官純書入衛矣，不書所領，此其書領國兵何誅心也。於是帝所無非越黨者矣。危哉。

劉淵兵寇黎陽陷之。

通鑑曰：淵遣劉景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之。

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石勒寇鉅鹿常山。

通鑑曰：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肅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渴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狗。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

如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馮氏曰：鉅鹿郡名，今為順德府。隸京師常山，常本作恒。漢書避文帝諱，作常。今為真定府。隸京師張賓中五人。

劉淵兵寇壺關陷之。

通鑑曰：淵使王彌與劉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軍救之，不克。越遣王曠、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承險間出，且當阻水為固。以單形勢曠怒曰：君欲沮衆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壺關降漢。

當陽地裂。

晉史曰：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一百餘步。

秋八月，劉淵兵寇洛陽，弘農太守垣延襲敗之。

通鑑曰聰等攻洛陽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所敗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忘不設備延許降夜襲敗之

九月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月劉淵兵復

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通鑑曰淵復遣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眾遂潰歸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聰曜歸平陽王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殺長吏以應彌

永嘉四年○漢春正月劉淵兵寇徐豫兖冀諸郡○晉

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太守

通鑑曰錢璿寇陽羨玘糾合鄉里討斬之玘三定江南虜以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劉淵將曹疑寇東平琅邪○晉王浚擊劉淵將劉靈殺之

劉氏曰劉靈書寇矣不書討殺何不予浚以討也浚名為晉臣擁兵觀望不救國難雖嘗與兵討穎初皆迫於不得已既復大掠而還非心乎帝室者矣故綱目以自相攻擊書之外之甚矣

夏四月大水○蝗○秋七月劉淵兵寇河內陷之○匈奴

劉淵死子和嗣偽位其弟聰弒和而代之

通鑑曰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情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於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

之殺和及說依乘聰遂即位以此海王又為王太弟領
大單于子案為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州
刺史

氏酋蒲洪自稱曷陽公

通鑑曰洪畧陽臨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畧群氏畏服之
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公丘氏濬
曰五胡亂華氏其一也苻秦基于此

晉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于劉聰

通鑑曰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閔
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
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
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劉聰兵寇洛陽

丘氏濬曰凡僭為之國及其國之臣子不書其國號所
以絕奸雄之念杜禍亂之原也故史綱於舊史所書之
國號如漢趙秦燕之類一切削之惟於初起之時一書
其所稱之號其後率以名稱使後世仍亂下紀之徒知
其所為弗出於正今雖偽立其名僭為之號後世秉史
筆者亦不吾與也徒取滅絕門戶之禍貽笑後世遺臭
無窮度幾禍亂少息乎或曰春秋書齊書晉之類亦非
歟曰春秋諸國其先世皆受天子命為諸侯歷世數百
年雖以吳楚徐越當世號為夷者亦皆先王之所封至
於戰國齊韓趙魏猶必請命于天子豈彼劉聰石勒之
徒崛起草野者比哉况其先皆夷狄自乃父乃祖以來
居中國地為中國民已千百年于茲矣其所據之地大
者十數郡小者一二郡而已遠或數十年近或十餘年
倏起忽滅終歸無成彼其口帝曰王曰秦曰趙安自稱
耳豈分符錫壤受天子之封命順天膺曆為臣民之推
戴哉至于晉亡之後南北朝不相統屬乃書國號云

晝昏星墜

晉史曰辛卯晝昏至于
庚子大星西流臺有聲

晉劉琨表拓跋猗盧為單于封代公

通鑑曰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號鐵弗
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說猗盧以
請兵猗盧使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
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
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
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
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陞北之地琨
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時崞五
縣民於陞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
越請出兵共擊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
謝猗盧之
兵遣歸國

晉遣使徵天下兵入援卒無至者

通鑑曰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
使入援京師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
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
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劉聰遣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晉太傅越率

兵討之次于項

通鑑曰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
勒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何倫防察官省以行臺自
隨用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劬卒咸入
其府於是官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府寺營
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劉氏曰討未有
書率兵者書率兵何罪空國也空國討賊而久次于外
越之無討志甚矣於是徵兵入援未有至者越乃悉率
見兵空國而行名為討勒實以自衛卒之倉猝寇至輿
衛缺人至於步行不前城陷被執越之誤國可勝誅哉
綱目書率兵書次于項所以重罪越也凡討伐書次皆

譏也逗留五月
未有如越者焉

晉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通鑑曰初李毅死州人奉其子制王州寧遣使詣京師
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到為宋提太守時
寧州外逼於威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
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諒豪右不奉法者
十餘家擊滅五
苓夷內外震服

匈奴劉聰殺其兄恭

通鑑曰聰自以越次
而立忌其兄恭殺之

劉淵妻單氏死

通鑑曰單后年少美色劉聰悉為太弟又嬖以為言
后慙志而死又寵由是漸衰乎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

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為若日哉陛下百
年後繁尤弟必無種矣聰心然之

未辛 永嘉五年○漢嘉
平成王衛並元年 春正月劉聰將曹疑寇青州荀晞敗

走○石勒寇江夏陷之

通鑑曰勒謀保據江漢張賓以為不可
會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渡沔寇江夏

李雄兵寇陷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

通鑑曰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成太守馬勝所殺其子
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
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
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饑死甚眾無一
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劉氏曰死也書死之何與義也初登父為成太守所
害登遂請兵於晉殺守據宕及是城
陷不屈見殺綱目于義故特書死之

晉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為刺史

通鑑曰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為士民所困苦相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苟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醴陵令杜弢為湘州刺史

晉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代領其眾

通鑑曰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自已大怒召之馥不行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劉氏曰馥帝命也故雖睿逐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

三月晉司馬越死于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通鑑曰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晉主亦惡越專權違命所留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劉曾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卒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

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倫等以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晉主追賊越為縣工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諸軍事胡氏曰八王擾擾非有匡翊晉室之忠也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蟲次第去之至於一足則不行矣八王之中顯允賢於倫虔罔賢於穎顯允又賢於罔越賢於又此其人品之次也七王既殲太第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尹氏曰晉室之亂原於晉惠之庸愚肇於孽后之唱禍成於諸王之交攻至越之時亦已極矣前書漢寇洛陽則是賊虜已逼京師繼書召天下兵入援則是國勢已甚危急况無一人至者越於是時魯無守衛根本之心乃率兵而出則是棄主與賊耳故書次于項則見其頓兵于外之意不書卒于軍書卒于項則見其不及王事之意然綱目之所以罪越者為何如哉社稷為墟中原塗炭是固生靈之不幸耳於越乎何誅

夏四月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晉王衍等殺之

通鑑曰勒帥輕騎追越之喪及於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大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無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尹氏曰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首為三窟之計乃為羯奴所殺如斃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斷喪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若此他何足數按此行自衍範而下諸王貴臣死者甚衆綱目皆棄而不錄僅書執衍等

五月杜弢陷長沙

通鑑曰弢自是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長吏甚衆

六月劉聰兵陷洛陽弒太子詮掘諸陵焚宮廟劉曜烝羊后晉主熾遷于平陽劉聰稱熾為光祿大夫平阿公

通鑑曰苟晞表請遷都倉垣晉主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晉主將行而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漢主聰使呼延宴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遂焚府寺六月司空荀藩及弟組奔輟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晉主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入西明門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

殺之且削其官則其賤之之意為可知矣畧而不書初非過也

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晉主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晉主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曜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由是曜與彌有隙丘氏濬曰此中國帝王為夷狄所執之始嗚呼中國帝王為天地人物之主乃為胡虜所執恬然受其官爵而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之羞也甚矣書之于冊垂戒萬世

晉司空荀晞立豫章王端為太子荀藩奉秦王業趨許昌

通鑑曰荀藩在陽城汝陰太守李矩輸給之藩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之甥也年十二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關鼎聚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眾用為豫州刺史以周顛等為參佐

晉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通鑑曰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王承卜壺諸

葛恢陳頤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等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晉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通鑑曰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置征鎮

劉曜寇長安殺南陽王模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

通鑑曰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師眾降漢漢遣染與將軍劉雅攻模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帥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飢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督陳安帥眾歸世子保保於上邽保遂據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羌皆從之

石勒陷蒙城執晉苟晞及豫章王端

通鑑曰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不從由是衆心離然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鎖晞頸以為左司馬

冬十月石勒誘王彌殺之

通鑑曰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與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燕酒酣而斬之并其衆漢主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將軍以慰其心苟晞漸謀叛勒殺之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

遣使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即將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晉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劉聰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

通鑑曰初綝與安夷護軍翹允安定太守賈疋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翹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於黃丘又破劉粲於新豐兵勢大振關西翹然響應閻鼎欲奉業入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苟藩周顛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至籃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晉琅邪王睿以周顛為軍咨祭酒

通鑑曰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江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收淚謝之陳頤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邪政事者為借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晉劉琨遣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殺之

通鑑曰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十而去亦相繼琨遣希合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眾至三萬浚怒遣胡矩與段疾陸眷等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九部

通鑑曰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民失業歸廆者甚眾廆少子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鹿釋卒廆召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俊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為長史俊為參軍

永嘉六年春正月晉主熾在平陽○劉聰納劉殷女為貴嬪

通鑑曰聰將納太保殷女太弟義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

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决尹氏曰娶妻不娶同姓者為遠嫌也豈論同源與否哉聰納殷女均之姓劉則幾於吳孟子矣然彼本夷狄尚不難於妻群母又何有於同姓哉書之姑以著犬羊之雜揉耳

晉胡亢起兵竟陵

通鑑曰亢故新野王牙門將聚眾竟陵寇掠荆土以杜魯為竟陵守魯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朔日食○晉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

通鑑曰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紀瞻為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羨等請分道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還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也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委畧妃士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欲將一區奉乎今天降霖雨

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虞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曰君計是也於是黜膺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壽春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逼

劉聰稱晉主為會稽郡公

通鑑曰聰謂晉主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拓弓銀研卿頗記否晉主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晉主曰大漢將膺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之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晉張軌遣兵衛長安

通鑑曰涼州主簿馬魴說執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執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劉氏曰書遣兵何予義也懷帝之世書遣北宮純入衛矣於是復書遣兵詣長安若執者可謂知為人臣矣故書予之

夏劉聰封王彰為定襄郡公

通鑑曰聰以魚鱗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分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為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又單于案切諫太保殷等百餘人皆泣諫聰慨然曰朕昨太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晉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

之赤毘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守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七散

十二月盜殺賈疋麴允領雍州刺史

通鑑曰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群胡攻疋殺之衆推允領雍州劉氏曰盜者何彭天護也誰登復父讐綱目書死之義之也彭天護亦復父讐也其善盜何也天護臣漢者也逆順異矣是故郭循魏臣也殺漢費禕則書盜天護漢臣也殺晉賈疋則書盜綱目示人所從之意深切矣

王浚攻石勒於襄國大敗而還

通鑑曰浚遣督護丁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碑文鴛從弟抹枉攻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議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抹枉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

必懈情宜且勿出示之以快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抹柁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抹柁敗其餘不攻自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長帥銳卒出擊之不克而退抹柁逐之為勒眾所獲軍皆退走長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抹柁三弟為質請抹柁諸將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者陽結為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抹柁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晉大疫 ○ 晉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通鑑曰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為杜茂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王日日夜飲博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琅

○ 劉聰太保劉殷死

通鑑曰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劉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皆從之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君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終

石勒引兵據襄國

通鑑曰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投捨之將自潰方今王浚劉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使地據之廣聚糧儲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郡縣運穀以輸襄國

秋七月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通鑑曰琨移檄州郡期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
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預收事護軍令狐盛數
以爲言琨怒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畧
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聰大喜
遣漿曜冠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
且遣使求救於代漿曜乘虛襲晉陽琨還救不及帥數
十騎奔常山
泥殺琨父母

九月晉賈疋等奉秦王業爲太子建行臺

通鑑曰疋等奉業爲皇太子建
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通鑑曰猗盧遣其子六脩帥衆數萬爲前鋒自帥二十
萬繼之劉琨收散卒以爲鄉導六脩與曜戰於汾東曜兵
敗墜馬中七創夜踰家山而歸猗盧追戰於藍谷漢兵
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

邪王聞之召爲軍諮亦酒以周顛代之敦討杜弼進屯
豫章登過之自以名將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
誣其與杜弼通信殺之換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
機父嘗刺廣州將士言其部曲刺史郭訥遣拒機皆迎
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尹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父兄蓋
嚴於事兄乃所以嚴於事父正所以謹其漸也王處仲
不難於殺其兄則亦不知有其父也况澄爲方伯止使
有罪合請于朝而處仲專輒行戮則其無君之心又已
見於此時矣故澄既書殺其兄又特
以荊州都督書之而處仲則去其官

晉王如詣王敦降○晉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通鑑曰玠璿之孫也美風神喜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劉氏曰卒前
官祿賢也

羨齒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通鑑曰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丘氏濬曰五湖亂華羌其一也後秦基于此

西癸 永嘉七年 春二月匈奴劉聰弒晉主熾於平陽

熾在位五年 熾年壽三十

通鑑曰正月朔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晉主著青衣行酒珉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等晉主亦遇害諡曰孝懷尹氏曰劉淵舉兵自立不書其反者晉氏不謹華戎之辨且又骨肉相殘有以致寇也劉聰平陽之禍則書弒者聰固晉之臣子且不使外夷得以加中國也嗚呼夷狄之禍至此極矣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蝕斯固古今之大變而非可以常事論者珉等書其死節正以嚴夷夏之分存君臣之義扶三綱立人極為萬世之戒也人君觀此其亦防微杜漸不見是圖謹於禮以慶國勤於政以御家務明其德而天下歸無怠無荒而四夷王則庶乎其可也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三月劉聰立其首孀劉娥為后

通鑑曰聰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陛下踐祚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聰大怒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頴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盡忠竭慮知無不言今雖在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沾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

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目
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
中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顛等冠履就坐引元
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
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友使
朕畏卿邪劉氏曰娥者字也立后書氏未有書字者此
則曷為書字譏也何譏英娥同位譏屬少者也娥漢同
姓妾同姓非矣况立為后乎史臣曰陳元達之切諫劉
娥之引罪與劉聰之愧賢乃見于夷狄借竊
之世此可見理義之在人心者未嘗泯也

夏四月晉太子業立於長安

是為愍帝

以索綝領太尉

通鑑曰晉懷帝凶問至長安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位以深芬為司徒翹父索綝為僕射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萬荆成林公私有中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雜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劉聰兵寇長安僕射綝允拒却之○石勒遣石虎攻陷鄴

通鑑曰物晉劉琨用焦求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重為之琨召求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兖州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郝鑿少以清節著名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為兖州鎮鄒山三人名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從

晉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頹為譙郡太守

通鑑曰譚嘗在畫堂春依周馥至是睿問曰周祖宣何故反對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頹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恭恪為凡俗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願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郡太守

晉吳興太守周玘卒

通鑑曰玘宗族強盛魯頗疑憚之魯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陰謀誅執政以南士少之事泄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僉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劉氏曰太守不卒卒玘錄功也太守書卒始此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通鑑曰初中國辟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在鹿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多歸之廆以裴嶷楊耽為謀主游遠逢羨封抽裴開為股肱亡不該皇甫皮弟真又封奕封裕典機要嶷清方有幹思口兄武為玄菟太守六十嶷與武子嵩以其喪歸過廆廆禮之行及遼西道不通開欲依段氏嶷曰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六諸段豈有遠畧慕容脩仁行義右霸王之志加以國豈民安今往從之

高可以立功名下
遠嘗避地於薊後
從之卒與
浚俱沒
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既至廆大喜歸廆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暢暢往

五月晉以琅邪王睿南陽王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通鑑曰晉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睿以時進軍睿辭以力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待行非臣子所宜用也睿不能從

晉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通鑑曰：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起，曰：「此非尋常之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居京口。斜谷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宇土。今遺民忠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逖募兵。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陽。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晉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通鑑曰：周顛屯孟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使伺逆擊之，大破之。弢遁歸長沙，敦乃表侃刺荊州。王處仲表侃刺荊州，書之初無異詞，然亦足見其專輒之斬可為復霜之戒。

冬十月雨雹。氏難敵寇陷梁州，刺史張光卒

通鑑曰：初，氏王揚茂搜之于難敵，遣養子取易於梁州，光殺之。及光與王如餘黨楊虎相攻，求救於茂，茂搜遣難敵救光。虎厚賂難敵，與夾擊光，大破之。光嬰城自守，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難敵竟攻拔之。

晉陶侃擊杜弢大破之。劉曜寇長安，麴允破走之

通鑑曰：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夜入外城。晉主奔射，鴈棲染焚龍尾及諸營，退屯逍遙園。將軍麴鑿帥眾救長安，與曜遇於零武，鑿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河北地震。石勒遣使奉表於晉王浚

通鑑曰：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

罪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然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勒欲襲之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將軍宜折節事之勒曰善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甯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姓名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而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者自有歷數非智力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游綸并統為浚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晉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通鑑曰以丞相掾蔡謨為參軍

代城盛樂及平城

通鑑曰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壘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居之統領南部一統志云壘水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一十里洪濤山下即桑乾水之源也漢書謂之冷水又謂潦澗水

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

晉史曰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寅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劉氏曰如日何非日也有三日何亦非日也非日也故曰有有也者世所無有者也

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通鑑曰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尹氏曰時聰竊據中土淫虐不已故星隕于其所都之地

以警之然聰則不知戒也書之于冊姑見上天示變之意云爾劉氏曰書星隕多矣未有書所化者於是化為肉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大異也平陽漢地綱目不書漢為天下異之也

劉聰妻劉氏產蛇獸○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

通鑑曰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殿於棗嵩求并州牧勒問浚於王子春對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粟百萬不能賑贍政苛賦煩內離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尹氏曰奉表乃人臣事上之禮也浚為臣子受之可乎綱目前已書勒奉表於浚今又復書于此何哉一以見勒之詐一以見浚之愚也然勒羯賊耳詐乃其素所有浚身為晉臣乃坐視朝廷傾覆而不救方且甘受其詐僥倖非望

其罪有加於勒多矣故他日見殺於勒盡削其官也

梁州人張咸逐楊難敵以州降成

通鑑曰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殺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監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彊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月晉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劉琨為大將軍○三月漢

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於段匹磾

通鑑曰勒纂嚴將襲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如將

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取幽州也輕兵往返不出二旬使彼謀議出師
吾已還矣琨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備箋送質于
琨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
貴神速勿後時也勒遂以火宵行致牋于琨請討浚自
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
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綿馳白浚將勒兵拒之浚將佐
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
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
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
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
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
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
襄國斬之浚將佐等詣軍門謝罪勒數朱碩藁嵩等以
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分遣流民各還
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
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
東單于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

碑匹碑遂
據薊城

晉左丞相睿以邵續為平原太守

通鑑曰王浚所署樂陵太守邵續附勒勒以其子又為
督護渤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謂曰君晉之忠臣奈何
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碑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
其人曰其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乎殺
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胤使江東睿以胤為
參軍續為平原太守石勒圍續段匹碑救之勒引還

夏四月甲辰地震○襄國大饑

通鑑曰時穀二
升值銀一斤

五月晉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通鑑曰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
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

督刺史西平公謚軌曰武穆尹氏曰綱曰於晉世割據諸人皆書死獨於西涼張氏及前燕慕容氏父子獨書爵書卒者何與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夫晉之南渡猶周之東遷也東遷之後諸侯不復宗周獨齊桓晉文拳拳以尊王室為事故春秋予之當五胡亂華之時干戈紛紛世不復知有晉矣而張氏據涼慕容氏據燕獨能不忘本朝此其所以予之也

六月劉聰兵寇長安索綝大破之

通鑑曰漢劉曜趙染寇長安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數百騎逆之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復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得死於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石勒命州郡閱實戶口

通鑑曰戶出帛二匹殺二斛

秋九月蒲子縣馬生人○冬劉聰以其子粲為相國

通鑑曰漢晉王粲少有雋才自為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復諫國人始惡之

建興三年春正月晉左丞相睿以周札為吳興太守

通鑑曰周勰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欲奉札為主札聞之大驚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札子續亦聚眾應馥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續族弟黃門侍郎蓬忠果有謀請獨使蓬往足以誅續睿從之蓬兼行至邵遇續逼與俱詣侃坐定蓬謂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即出衣中刀逼蓬蓬叱郡傳教格殺之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蓬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睿以札為吳興太守蓬為太子右衛率以周氏

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勳如舊

二月晉以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

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軍事○晉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通鑑曰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莫舍於劉琨舍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卑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資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生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劉氏曰書進某爵何令自上下出也與書魏公操進爵為王其有異矣

三月杜弢將張彥陷豫章尋陽太守周鯨擊斬之

通鑑曰王敦遣陶侃等討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睿以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復反遣彥陷豫章訪擊斬之

平陽地震雨血於劉聰東宮聰殺太傅崔瑊少保許遐

通鑑曰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瑊還說又曰今相國威重踰於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可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又不從舍人告之聰殺瑊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又上表乞為庶人且請以繫為嗣抽弗為通

漢曹嶷據臨淄

通鑑曰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

劉聰立妃三人並為后

通鑑曰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

夏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

通鑑曰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尹氏曰綱目書盜發二陵分注載得金帛甚多此亦可為厚葬者之戒

丁卯地震○晉陶侃擊杜弼破之弼走死湘州平丞相睿

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通鑑曰侃與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弼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

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弼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睿進敦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蓄異志從弟稜每諫之敦怒密使人殺之

晉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通鑑曰初朝廷以第五倚為荊州刺史杜曾迎倚於襄陽聚兵萬人與倚分據漢沔侃既破杜弼乘勝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時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刺史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眾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倚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平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

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
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
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
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
事故習勞耳劉氏曰直書敦徙惡專也

冬十月劉聰兵寇馮翊陷之

通鑑曰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于靈武以兵弱
不敢進晉主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
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
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為前鋒都
督湏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就保索琳曰保得天子必
逞其私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
稻以
自存

晉張寔得璽獻之

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
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夏四月涼州都督西平公張寔遣兵入援

通鑑曰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
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群下
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
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
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
長安且送諸郡貢討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尹氏曰
春秋之法凡書救未有不善者然於救之中又有不得
而槩論焉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
國則罪四鄰晉陽虜父救江是也是時虜寇滔天晉室
危如累卵四方征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之舉寔遠
在河西乃能遣兵入援綱目據事書之近地諸鎮得無
愧乎美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吁

劉聰將石勒寇廩丘陷之

通鑑曰劉演奔段氏

夏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劉聰將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通鑑曰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曜至涇陽獲將軍魯克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允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劉聰復立婢樊氏為后

通鑑曰樊氏故張后侍婢也聰立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后璽綬者復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敷數

通鑑曰涼州軍士得璽文曰皇帝行室獻於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

丙建興四年○春正月平陽地震○河東大蝗瘞之復飛

出○犬豕交于劉聰宮門○有豕著冠升劉聰座○劉聰

內史女人化為男○二月劉聰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通鑑曰漢中常侍王沈郭琦等寵幸用事漢主聰遊宴後宮或百日出政事一委劉粲惟生殺除拜乃使沈等入白琦有怨於太弟義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上以大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王皮司馬劉惇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琦密謂皮惇曰三王逆狀主上及相国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琦曰茲事已决吾憐卿見族耳二人懼叩頭求哀琦曰相国問卿卿但云有之二人許諾粲問二人其辭若一粲以為然陳休與將軍卜崇為人清直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

休崇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至是聰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母達等七人斬之皆宦官所惡也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皆諫不省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裂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燕群臣引見太弟義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尹氏曰陳休等皆以忠直事人自以為盡節而死然失身酋虜則非其地矣故綱目止書殺休等七人而不列叙其名者畧之也畧之者賤之也是以君子謹於擇主

代六脩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通鑑曰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眾討之兵敗遂為所弒猗也子普根攻六脩滅之代立國中亂將軍衛雄箕濟

泣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
憂憤卒尹氏曰聰夷狄也本而
稱尊故其所為亦不容盡畧且
婢樊氏皆以著其雜亂之醜也
后乎妾媵且不可為主况賤
婢乎據事直書惡自見矣

河東平陽大蝗

通鑑曰河東平陽大蝗流殍者二十萬
州招撫流民歸之者二十萬
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冬十一月劉聰將劉曜陷長安遷晉主業于平陽御史中

丞吉朗都督麴允死之劉聰稱晉主為懷安侯

通鑑曰曜逼長安安定太守
來救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
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
陷長安外城內外斷絕城中
餓甚米斗金二兩死者大

半逃亡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惟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為粥以准此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也使侍中宗啟送降牋於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公者請以城降之曰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主乘羊車肉袒出降群臣流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晉主於平陽聰以晉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為太宰封秦王斬綝於于寶曰晉亡之也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之興其本固異於先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貳之老風俗淫僻耻讓士八所學者以莊老為宗一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

為高而笑勤恪足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謂之俗吏而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官官者為身擇利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察吏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彙覽傳玄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賤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由懼致亂况晉惠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得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尹氏曰晉懷書遷書出降各書其實也春秋凡國滅君死則止書滅或或遷或殺則皆滅國者之罪或以歸或出奔或降于則皆不能死於其位者之罪此固書法不同之意而綱目之所本也晉氏失馭虜寇滔天四方無勤王之京邑無守禦之資愍帝勢窮力屈身為降虜雖有忍以活士民之語然辱亦甚矣綱目據事直書雖欲曲

隱諱不可得也然則強暴橫逆者獨無罪乎夫滅人國
家奪人土地毀人宗廟其罪固無待於貶黜而後見况
夷狄亂華又非其他滅國者之比書之於冊亦以者非
常之變哀中國之不幸而已吉中丞自殺則書死節允
亦自殺何以不書允任事大臣危不能持顛不能扶死
自其分僅足以償誤朝之罪故耳曜直書陷長安如入
無人之境又以見晉之虛
弱如此可勝嘆哉

劉聰將石勒寇樂平晉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通鑑曰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新得猗盧之
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見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
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不若閉關守險務農息兵
不從命澹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據
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
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
代郡據棄城
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朔日食○晉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奔薊

通鑑曰長史李弘以并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
邀之琨率衆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與結婚約為兄弟

劉聰將石勒以李回為高陽守

通鑑曰勒遣孔萇攻賊帥馮睹父而不克流民數萬戶
在遼西迭相招引勒問計於張賓賓曰睹非公仇流民
亦皆戀本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
寇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歸以
回守高陽睹帥其衆降
流民歸者相繼於道

晉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通鑑曰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
刻曰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溥于伯刑者以刀
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
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

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皆容貸由是眾怨歸之王敦兄含以族強位顯驕恣况劾奏含事雖復王氏深忌疾之胡氏曰琅邪才具不優素無比伐之志及聞長安不守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王導為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為善乎尹氏曰當長安危蹙之際睿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其不守始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大書于冊若足示勒王之舉然亦卒不聞有征討之實是特張大虛声而已綱目於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此雖曰幸之其義自見

晋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劉遐為平原內史

通鑑曰遐續瑒也聚眾河濟之間

建興五年正月元帝建武元年

春正月虹霓彌天三日並照○晋西平

公張寔聞晋主被執大臨三日遣司馬韓璞將兵伐之

通鑑曰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元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車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謹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尹氏曰自胡羯交亂懷愍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寔前曰遣兵入援至於長安不守諸軍逃散惟涼州義眾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賊雖卒不能進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漢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若此其為斯世勸也多矣

二月劉聰兵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通鑑曰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棗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擊暢暢僅以身免

三月晉丞相睿立為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於建康

○晉王以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通鑑曰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次子衷為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羨為太保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錄尚書事刁協為僕射周顛為史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晉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通鑑曰琨與段匹磾軟血同盟翼戴晉室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處士高詡謂慕容廆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下患無辭廆從之遣長史王濟詣建康勸進尹氏曰琨中國也廆夷狄也合而書之者嘉廆能尊主知義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高詡聞喜人

夏四月劉聰殺其太弟義

通鑑曰相國察使其黨謂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義信之命宮臣皆衷甲察遣告斬準準白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於是誅東宮官屬阮士卒萬五千餘人廢義為北部王察尋使準殺之義形

神秀奕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曰
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五月丙子日食○六月晉豫冀寧等州皆上表勸進

通鑑曰豫州牧荀組及冀州刺史邵續青州曹嶷寧州土遜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晉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通鑑曰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在譙為塢主逖屯蘆洲使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平怒殺之勒兵固守逖誘其部將使殺之雅據譙城逖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騎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進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塢受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秋七月大旱蝗河汾溢

晉史曰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蝻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劉聰立子粲為太子○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未行而罷

通鑑曰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檄其兄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共討石勒末杯說眷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耻也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冀劉氏曰未卒事不書此其書予義也

杜魯攻陷揚口周訪討破之

通鑑曰鄭攀等相與拒王廙眾心不一攀懼請降杜魯亦請擊第五猗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魯猾賊也外示屈服未可便西廙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行魯等果攻陷揚口乘勝徑造沔口王使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使將軍李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魯先攻左右甄訪

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
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
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
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
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乘
其衰可滅也乃進擊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廩始得至
荊州訪以功遷梁
州刺史屯襄陽

冬十一月朔日食○晉以劉琨爲太尉○晉主立太學

通鑑曰晉征南將軍戴邈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
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薦
道崇儒以勵
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晉主業爲劉聰行車騎將軍○劉聰弒晉主業于

平陽業時年十八尚書郎辛賓死之

通鑑曰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
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劉察言於聰
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不忍也且小觀之至
是聰饗群臣使晉主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
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晉主大哭聰斬之洛陽
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生縛劉察以
贖天子晉主遂遇害謚曰孝愍尹氏曰凡偽國書某王
某今懷愍之禍劉聰兩書姓名者聰裔夷之醜臣服於
晉乃乘時竊發躬行大惡故揭姓名以誅其弒逆之罪
耳豈得以偽國之例而比之哉一字之間蓋有深意

晉王命督課農功

通鑑曰王命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
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

河南王吐谷渾卒

通鑑曰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
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之曰分建有別何不

相遠異渾怒曰馬鬪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遂帥其衆西徙渾遠西傳陰山而居屬求嘉之亂因度隴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鹿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

庚大興元年○劉曜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

通鑑曰眷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抹杯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劉氏曰眷卒何子義也綱目於段氏每詳之

三月晉王立于建業復晉祚

是為元帝

通鑑曰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勸進奉朝請周嵩諫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父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顓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昔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一等帝欲賜諸吏投判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也帝不從

晉主立子紹為太子

通鑑曰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談老莊晉主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晉主好刑名以韓非書賜太子亮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晉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

通鑑曰廆以游遠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遂創朝儀裴嶷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廆以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

稍擊
取之

晉以李矩都督河南軍事

通鑑曰蔡陽太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默誦潛遣其將取稚等夜襲漢營漢軍驚潰死傷大半太子粲走保陽鄉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聰使范隆帥騎助之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

劉聰所居益蠶斯則百堂災

通鑑曰燒殺聰子二十一人劉氏曰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堂也何以書著聰滅也於是聰子死者二十一人

西平地震○張寔遣使上表

通鑑曰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兵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凶問保謀稱

尊號張詵言於寔曰南陽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晉主已即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德稱建興

夏四月朔日食○晉加王導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通鑑曰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凡各言二上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成丞相范長生卒

通鑑曰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劉氏曰成自立國以來至是十有五年綱目書成政事不一二而卒其臣者再錄賢也

劉聰殺其尚書令王鑒中書監令崔懿之曹恂

通鑑曰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聰立為左皇后鑒及
懿之恂諫曰借使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
椒房况其家婢邪聰大怒收斬之鑒等臨刑沈以杖叩
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鑒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
汝鼠輩與斬準耳懿之謂準曰汝心如
梟獍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五月晉太尉廣武侯劉琨為段匹磾所害

通鑑曰初琨世子群為段末杯所得未杯厚禮之許以
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
內應為匹磾羅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
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
曰與公同盟廢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
字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
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留琨會代郡太守辟問嵩若謀
襲匹磾事泄匹磾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湛等帥琨餘
眾依末杯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
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

乃加贈太尉謚曰愨於是夷晉皆不附匹磾初嶠詣建
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
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
固諫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
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尹氏曰匹磾鮮
卑之種乃心王室亦甚可嘉然不思戮力共功之義遂
至戕害督將則其餘不足觀矣書殺太尉
廣武侯琨予琨所以誅匹磾也其旨明矣

晉青州刺史曹嶷叛降石勒

通鑑曰初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
降又以建康懸遠復與勒相結

兩血于平陽廣袤十甲

丘氏濬曰自古災異之多且異于常未有如晉懷愨之
世者也然多在平陽之境平陽者劉聰之都也聰以凶
奴殘孽執辱天子非獨人不忍聞天亦不忍聞之也天
高高在上鑒觀于下有心而不能言人眾勝天莫如之

何故出非常之災異以儆省之至丹至三皆前古所未
有者也夫示之以自古所無之災異使其知執辱中華
之主亦自古所無之禍亂也天意若曰天子者天之子
也彼敢凌辱我之子則是蔑我也故出災異以代其言
然彼猶視之蔑如也於是假手於人以報之此其所以
有新準之禍歟或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以儆之大
於胡奴亦愛之歟曰上天於中華之主一氣流通其有
過咎天微示怒之之意能改即止故其災異皆尋常有
者也夷狄戕中國主僭中國位天亦惡之故赫然震怒
而示以非常之變且多焉非但儆乎當時實亦儆乎萬
世也嗚呼孰謂
天道無知哉

六月旱○晉以刁協為尚書令

通鑑曰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晉主寵
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諸
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
又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

秋七月代王鬱律擊劉虎破之

通鑑曰劉虎侵拓跋西部鬱律擊之虎走出塞其部落
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
馬精強併
于北方

匈奴劉聰死子粲嗣偽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斬準

弒其主粲遂發淵聰家戮聰屍劉氏男女無少長悉誅之

石勒引兵討準○冬十月劉曜自立于赤壁封勒為趙公

通鑑曰聰寢疾微曜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
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
王驥並錄尚書事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
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準陰
有異志私謂粲曰汝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
粲乃收景驥等殺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

月華遂勒兵升殿執紼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
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謂
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汝
晉家嵩不敢受準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
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侍梓宮請
以上聞矩表聞詔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曜聞亂自
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
戰勒堅壁以挫之十月曜至赤壁即帝位以勒為大司
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胡羯降
者十餘萬落勒皆徙於所部尹氏曰五胡之禍始於淵
成於聰生民層戮不可勝紀然身死子弑如出一轍國
亦尋滅綱目據事直書雖不明言其應而應在其中矣
丘氏濬曰嗚呼中華之立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
地相為流通而劉聰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
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而實得罪於天也天乃假
手於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其宗廟嗚呼
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
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晉史曰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劉氏曰前書三日
相承東行矣於是又書日夜出高三丈日之異莫甚於
此者晉之中世何多變哉
丘氏濬曰書日夜出始此

晉以王敦為荊州刺史○晉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通鑑曰時詔群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
疏曰胡賊猾夏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
不以讐賊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酒色而已二失也選官
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衣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
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
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
時所善者翔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以
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
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其虛古義又舉
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材不濟務姦無所懲

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晉主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頌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若加除署是為謹身者失分僂倖者得官頹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冷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十二月武昌地震○漢將軍喬泰討靳準誅之

通鑑曰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泰還言之準未從將軍喬泰等相與殺準推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

晉琅邪王煥卒

通鑑曰煥鄭夫人之子方二歲晉主昵愛之及卒備古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右常侍孫霄諫曰古者凶荒殺禮况今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備崇飾如是乎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晉主不從尹氏曰于時梓宮未返國步多艱乃以成禮葬襁抱之物何哉特書其卒蓋譏之也

晉彭城内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内史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石勒攻拔平陽靳明奔赤壁漢主曜族誅之

通鑑曰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收靳氏男女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脩二陵收聚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

...

...

...

...

